

河头村：

花田与时尚共舞

□仇赤斌 文/摄

于我而言，河头村像一幅摊开在时光里的长卷，每一次展读，墨迹未干，总有新的意境氤氲开来。

初识它，还是10多年前。记忆里的底色，是淳朴的，甚至带着些许泥土的笨拙。而今再去，它已悄然蜕变，仿佛一位素面朝天的村姑，历经岁月的梳妆，出落得眉清目朗，既有灼灼花田铺陈的田园底气，又有勃勃生机勾勒的时尚线条。这变化，并非突兀的嫁接，倒像是生命自身的舒展与绽放。



景秀长廊

我喜欢在清晨，沿着芦江漫步。这水，是河头的魂。一条芦江，自山间来，碧莹莹的，像一匹揉皱了的绿绸子，静静地穿过村子。两岸的声息，一日的光阴，都倒映在这流动的绸缎上。这条河最终汇入柴桥镇上的芦江河主干，赋予了村庄的灵动和生气。云霄山与虎跪山是它沉默的守护者，东西对峙，将村庄温柔地揽在怀中。瑞岩寺的钟声，偶尔混着水库上的水汽飘来，清冽冽的，荡涤着尘虑。

这里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。蜿蜒于云霄山脊的古道，不仅是交通遗迹，更是一条风景长廊。它跨越瑞岩大岭与礁山，沿途景观次第展开：茶园、果园、水库、竹林，还有云霄寺。周边还有狮子岭古道、双狮古道等，条条道路通向不同的风景，也连接着历史与当下。

若说山水是骨架，那花木便是河头流动的血液与斑斓的衣衫。春日里，村外上千亩的杜鹃一齐怒放，真是到了“惊心动魄”的地步。那是一种集体的、无言的磅礴，粉红色的浪潮席卷过山岙，仿佛大地深处压抑了一整个冬天的热情，终于找到了喷薄的出口。这不仅是天地的挥霍，更是村民们的生计与骄傲。我听说，村里几百人的销售队伍，正将这片花海的子嗣，带到全国的各个角落。更妙的是，他们将这“美丽事业”也种回了房前屋后。芦江边的“杜鹃花溪”，玉兰、紫藤与杜鹃高低错落，仿佛将山野的精华提炼出来，装点在日常生活的画框里，一场花事谢幕，另一场早已蓄势待发。

夏日，芦江水清见底，成为村民和游客游泳、戏水、撑皮划艇的天然乐园。深秋，两岸桂花盛开，无需刻意寻找，甜香便弥漫整个村庄，闻桂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幸福。冬日的竹山公园，寒梅傲雪，暗香浮动，是清冷季节里的一抹亮色。

溪流之上，卧着几座桥。长治、中心、久安——名字里寄托着最朴素的愿望。尤其是“长治”对着“长池头”，这谐音里的“长治久安”，是百姓们对家园最深的祈福。我偏爱那些碇步桥，一步一步，踩着方正的石墩过河，清浅的溪水在脚下哗哗作响，俯身便能掬起一捧清凉。拦水坝蓄起一片明镜，将天光云影、两岸的葱茏都收纳其中，村子便一下子灵动起来，会呼吸，有生气。

两岸的人家，是这画卷里最生动的笔触。那些中式或欧式的别墅，是富裕起来的证明，却并不显得张扬。反倒是家家门前那一片各自经营的花草，几竿修竹，墙头探出的凌霄，枝头悬着的石榴，透着一股子认真过日子的热忱。那几棵浓荫如盖的老樟树，尤其是“庭院说事”处那最粗壮的一棵，见证了多少家长里短、村务决策。起初，这份对美的追求是自发的，像野草。如今，村里顺势引导，建花坛，创庭院，这野草便成了精心栽培的花园，整个村子的绿化率竟达到了九成。推窗见绿，出门入园，这已是许多人梦想中的都市生活，在这里，却是寻常风景。

河头并非只有“颜值”。历史上这里人才辈出，清朝举人兼诗人石企岵、革命先烈康友铨、当代学者石孟泽教授等，皆是河头人的骄傲。它的“底蕴”，还藏在那些寂寥的古迹里。溪坑边永顺祠堂的大门紧闭着，样式古朴，像一个沉默的老人，它的存在本身，就是一种历史的低语。更具分量的是云霄庙后大殿——区级文保单位，梁柱间的硕大与雕刻的精致。历经乾隆年间改建，道光四年重修，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复修。2013年，由街道出资进行了全面修缮，并于2014年活化利用，改造成了“柴桥老味道乡土风情体验馆”。古老的建筑需要被使用，才能活过来。

与之相应的，是那活泼泼的民间文艺。“跳蚤会”里济公与火神的诙谐舞唱，那份即兴的逗趣，是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幽默与智慧。村里还大力支持文化爱好者，成立了舞龙、舞狮、摄影、书法、太极、广场舞等十几个文艺小组，让乡村生活充满艺术的律动。

如今的河头，成了网红。春日的“花田欢乐跑”，秋日的花田音乐会，我虽未亲历，但可以想见那份热闹。奔跑的身影、摇滚的节奏与古老的花田相互交融，这是一种奇妙的、充满生命力的混搭。

而我最留恋的，还是那份熨帖肠胃的“烟火气”。云霄庙旁邱老板的生煎店，一开就是40年。店面简陋，味道却极扎实。外皮松软，底部焦黄，那“咔嚓”的脆响，肉馅与面皮混合的鲜美，配一碗小馄饨，便是最满足的晨光。午间可以去“醉花间”，由旧屋改造的饭店，几道招牌菜，如酒酿糯米虾、荠菜虾肉春卷、酸菜鱼片、紫苏牛蛙、香酥鸡翅等，风味独特，有生意人的匠心和巧思。若想寻片刻清闲，村口的“出山入市”茶咖是最好的去处。坐在三楼的露台，一杯咖啡，远山如黛，近水潺潺。这店名起得真妙——“出山”，是走出地理的隔阂；“入市”，是融入时代的潮流。一杯咖啡里，品得出一个村庄挣脱束缚、拥抱世界的雄心。

我想起多年前认识的石姓村主任，如今肩上的担子更重了——村书记、主任一肩挑，人却依旧敦厚务实。看着他，我便约略懂得了河头这10多年变化的根源。全国文明村镇、国家森林乡村、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、中国杜鹃花之乡，每一项荣誉都是沉甸甸的，是村里多年坚持的“花田党建”模式在发挥引领作用。

离去时，我回头望去。一边是绵延的花田，那是农耕文明深厚的底色，是乡愁的根系；一边是跃动的时尚，那是面向未来的探索与渴望。它们在河头村这片土地上，并非对立，而是像芦江的水与岸，相互依存，彼此滋养。乡村振兴，或许并非要让乡村变成另一个城市，而是让它在现代化的浪潮中，寻回并成为“更好的自己”。河头村，正走在这条路上，步履从容，前程似锦。



村名牌



瑞岩寺

三江月
竹篱瓦舍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
2025年12月13日 星期六